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大學生



一二期

定價：零售大洋三分
通訊處：北京大學一院號房轉

- 目錄
- 一 洛桑會議後國際政局之新發展 龍
 - 二 反對第四次進攻紅軍與我們的任務 敬言
 - 三 日攻熱河與華北危機 蘇聯發展的諸問題 托羅斯基
 - 四 西班牙革命通訊 敬言

洛桑會議後國際政局之新發展 龍

以解決賠款問題為中心任務的洛桑會議，在英法妥協的條件下，已經達到了成功，這個成功，我們雖不能如歐洲資產階級那樣對它歌頌贊揚，但我們也應當承認它是國際政治上的一可注意的事件。它的成功，不是世界「和平的預兆」，而是歐洲帝國主義在極度經濟恐慌與政治不安中向着新的更危險的領域的前進與嘗試。因為，賠款問題雖是洛桑會議的中心，然而召集洛桑會議的主要對象，却不在德國，而是站在會議外面的蘇聯及拒絕參加會議的美國。

第一次大戰的直接結果，雖無將所謂「戰爭的禍首」德奧完全解除武裝，使其在政治上經濟上永無翻身之餘地；但另外却發展了兩個使帝國主義矛盾加劇，使帝國主義命運瀕於滅亡的新因子。這兩個因子，就是：一方面有美國資本主義之急劇成長，而達到與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對立且凌駕乎其上的地位，另方面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之成立。前一個是帝國主義自身矛盾之在更擴大的領域內之發展，後一個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內新的營壘的建立。

凡爾賽和約後國際政局之變遷，主要的是沿着這兩個矛盾前進。現在洛桑會議的成功，更是這兩種矛盾尖銳化的表現。

日就殞落的大英帝國，歐戰後不但要將世界霸主的地位，恭手讓給美國，且因美國經濟勢力之廣大發展，致使其在殖民地（如加拿大）與半殖民地（如南美中國）的統治亦發生動搖。因此，英美的衝突，歐戰後已達到頭頭可危之境。近年來更以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兩國間的矛盾愈形尖銳。為挽救工業的衰落，為制止出口之銳減，為找尋繼續投置資本的場所，美國必需在世界上

採取更積極的市場掠奪政策；同時，英國為解決目前財政的與經濟的危機，尤需建立起大英帝國以內的關稅壁壘以排除外來（主要為美國）貨物之侵入，且以英鎊低落的原因，更可以降低商品價格的方法，進行在世界市場上相角逐。因此，英美間的矛盾，可以說已由漫性的發展，變為正面的衝突。為對抗美國計，英國不但在東方一向保持其援助日本的政策，陷美國于孤立，且在歐洲積極進行全歐聯盟，以造成歐美對立的形勢。此次洛桑會議之成功，即英國統一歐洲計劃之初步實現。

英國利用一般反凡爾賽和約的空氣，在洛桑會議上，以英法協定的形式達到了英法與德意間的妥協。這一個妥協我們雖不能說已將歐洲內部的矛盾完全熄滅（當然德意與英法間的矛盾尚繼續存在，在裁軍會議上即可看出），但至少在賠款與戰債問題上，可以說已達到暫時的相互讓步與妥協。

關於洛桑會議整個對抗美國的精神，我們可以在與賠款協定同時簽定之英法紳士協定中明顯的看出，在這裏已經明白的聲明：『德國之債權者（協約國）在未與協約國本身之債權者（美國）得到滿意之協調以前，不得批准洛桑賠款協定，協約國對美戰債問題，如不能得到妥協辦法，則關係法律上之地位，應與胡佛緩債案未發表前之地位相同』。另外且聲明：『英法對美戰債，在洛桑協定未批准前，亦暫時停付』。

賠款協定之批准以戰債問題到得解決為前提。這裏不僅將賠款與戰債化為一個問題，而且將德國對協約國的問題，變為德國對美國的問題。由德與協約國的對立，變為德與美的對立。這樣，英法即可將賠款協定實行的責任，完全推卸在美國身上。使美國在這種顯然是壓迫自己反對自己的洛桑協定面前，祇有兩條路好走，或是完全接受洛桑會議中的一切協定，表示在英法帝國主

義面前屈服，或是完全反對洛桑協定而甘與歐洲各國（不但英，法，而且德意）樹敵。英法所安置的這種圈套，實在使美國在外交上苦於應付呵！至于『洛桑協定未批准前對美即停付戰債』的聲明，更是以斷然的方法公然向美宣戰了。

所以，我們說：在英國領導下的洛桑會議，其主要的精神是團結歐洲一致反美，這個會議的成功，乃是英帝國主義在歐洲的外交勝利。乃是英帝國組織整個歐洲向孤立的美國積極進攻的一個有力步驟的實現。

當英帝國主義正在洛桑會議上奏凱的時候，在歐洲的外部，奧達瓦英帝國所召集的帝國經濟會議也開幕了！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英國不但在歐洲組織反美戰線而且要統一帝國內部，積極向美進攻。不管英帝國這種組織『帝國經濟單位』（Empire Economy in Unity）的企圖為如何夢想，不管英帝國的資產階級

與各領土內的土著資產階級間利益如何矛盾，然英帝國這種團結內部屬地，建立關稅壁壘的方法，不留直接與美國宣戰。

有增無已的經濟恐慌，將會使英美的衝突步步迫緊。在東方問題上已陷于孤立的金元帝國，在歐洲又碰到這種嚴重的壓迫，屈服嗎？在內部工業危機日以加深，且需要以更積極的掠奪市場政策來挽救的今日，美國實在沒有對外再作大的讓步的可能，不屈服嗎？即祇有戰爭之一途！

英美的衝突，在目前是帝國主義矛盾的中心。英美矛盾的加緊，暗示着帝國主義戰爭之迫切。但是，帝國主義間關係之緊密，並未表示帝國主義與蘇聯關係的和緩。剛剛相反，帝國主義自身矛盾的擴大與加深，不但不會湮沒整個資本主義與蘇聯間的矛盾，而且在帝國主義自己無法解決自身的矛盾時，帝國主義將會以一致反蘇聯的方法作為自身矛盾暫時解決的方法。所以，我們

說，帝國主義自身矛盾的加緊，不但不象徵反蘇聯戰爭因子的削弱，而且表示反蘇聯戰爭之緊張。

歐洲統一戰線的形成，不但可以作為英帝國壓迫美國的工具，而且是法國組織反蘇聯戰線的勝利。以組織反蘇聯戰爭為中心任務的法國，近來來除了以很大的物質力量武裝蘇俄週圍的各小國如波蘭、羅馬尼亞、塞多尼亞、巨哥等國外，主要的即進行全歐聯盟，牽引匈牙利、奧大利，而主要的即德意志于反俄戰線之內。

因為在地域上處于歐洲中心的德國，目前在政治上乃是決定歐洲問題的中心。在反俄戰爭的準備中，無論法國在各小國栽培得如何成熟，然若不堪舉足重輕的德國牽入反俄的漩渦之中，則反俄戰爭將不易發動。但是，凡爾賽和約後，被協約國（尤其法國）壓迫得不得動彈的德國，在外交上不得不站在英法的反面。德俄幾年來的友誼關係，因此，也不能不是法國組織反俄戰爭之絕大障礙。加以，培款問題所造成之德國財政破產與政治不安，更使德國資產階級在其產主義運動面前，大有頹不可終日之勢。因此，為制止德國共產黨勢力之發展計，為使德國加入英法戰線，積極參加反俄戰爭計，協約國（尤其法國）非改變其一向對德政策不可。在洛桑會議中法國對德之能以作出這樣大的讓步，即為此種政治目標所驅使。因此，洛桑會議之成功，不但英國對抗美國計劃之實現，且亦法國拉攏德國積極干涉蘇聯運動之初步成功。

德國大選前巴本以制止希特拉黨與共產黨之衝突為借口在普魯士所施行之政變，乃是洛桑會議之直接結果。這是法國支配之下之巴本政府積極壓迫其產黨且進一步消滅共產運動的發端。這是德國向法西斯轉變之第一步。德國政府在大選前之積極壓迫共產黨活動，其目的不外想借此以削弱共產黨在議會中的力量，以便予施行法西斯轉變。但選舉的結果，共產黨的力量，不但未

因政府的壓迫而損失毫末，且其所得的票數反而劇增，在工業區域內更將法西斯黨的力量完全代替。中間黨的力量已逐漸消滅，左右兩極端同時向上發展，這證明德國的階級矛盾已經達到更尖銳的程度，各派勢力自由發展的局面，也已經到了末日。德意志未來的前途——法西斯黨世界還是共產黨的世界——在目前已快達到決定的關鍵。法西斯黨在這次選舉中雖未能取得議會中之多數，然法西斯黨目前在德國勢力之更見龐大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法西斯黨與共產黨的鬥爭，當然也不會跟着這次選舉而告結束。選舉不過是各派勢力對自己力量的總檢閱而已。新的猛烈的流血鬥爭，將會跟在這次檢閱後而繼續爆發，右派的巴本內閣今後將會與法西斯黨作進一步的聯盟，以壓迫共產黨；同時法西斯黨亦必以積極參加政權的方式（組成單一內閣不成功即與巴本組混合內閣）施行對共產黨作滅絕的進攻。

據有數百萬羣衆的德國共產黨，在這次鬥爭前面決不會，亦決不該退縮的。這次選舉的結果已明白揭示：祇要德國共產黨能以正確的路線領導鬥爭，德國資本主義的精華——數百萬產業工人——是完全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的。以這樣龐大的力量來解決正在崩潰的德國資產階級政權，勝利的前途是可操左券的。

但是從另方面看，這次共產黨力量驟增的事實，不但會警醒德國資產階級而且會驚動全歐洲資產階級，使他們更進一步的作徹底消滅共產黨的鬥爭。因此，站在討赤最前線的德國法西斯黨，今後不但可以成為德國資產階級所依賴的支柱，而且會成為全歐洲資產階級所重用的討赤工具。在這種場合下，法西斯黨所贊許。因為事實已經很顯然：在這次鬥爭中，如果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權在共產主義大流中陷落，那末全歐洲的資本主義就

治亦將跟着動搖，那時候，不但反蘇聯戰爭，消滅蘇聯的陰謀會成爲泡影，即英、法等資產階級政權亦將在工業危機，革命浪潮之中湮沒，那時候，反蘇聯的，或帝國主義自身的國際戰爭，將以國內的階級戰爭所代替。反之，如果德國法西斯黨能在各國幫助之下登台，那末，在它擊潰德國共產黨之餘即可進一步充當反俄戰爭的先鋒。因此，目前德國法西斯黨與共產黨鬥爭，決不是簡單德國的一國問題，而是整個歐洲所進行之反蘇聯戰爭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次鬥爭的勝負，不但關係德國的命運，而是決定整個歐洲乃至世界問題的關鍵。

總之，國際政局在洛桑會議後，主要是向着兩個大的矛盾前途發展。一方面以英美爲代表的帝國主義戰爭，經過洛桑，日內瓦，奧達瓦而愈形嚴重化，另方面帝國主義者所一致準備的反蘇聯戰爭，也跟着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而愈趨危險。

反蘇聯戰爭的危險，不但不會因帝國主義自身矛盾之加緊而稍形和緩，『一致反對蘇聯』日將成爲帝國主義者解決自身矛盾的一個有力方法。不但在東方的日美衝突，可以在日俄戰爭中暫時和緩，即代表整個資本主義矛盾的英美衝突，也有可能在一致反俄戰爭中彼此間得到相互的讓步與妥協。在洛桑會議上，英、法與德，之間的諒解，跟着洛桑會議後普魯士所發生之改變，正在燃燒着的德國法西斯黨與共產黨的鬥爭，——這一切都是反蘇聯戰爭具體化的表現。在這個決定資本主義生死關頭的大戰中，站在無產階級戰線最前面的將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德國無產階級，德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不但可以將帝國主義攻擊蘇聯的陰謀打破，且可以促進整個歐洲資本主義的滅亡，這樣一個決定歷史命運的偉大任務，已損負在德國無產階級身上。我們相信，除蘇聯外在世界上戰鬥力最强，戰鬥經驗最富的德國無產階級，是可以

相當這一個偉大任務的，因爲共產黨這次在白色恐怖下之選舉的勝利，即是將來能以戰勝法西斯黨的預告。

然而德國無產階級對法西斯黨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還要看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如何。托洛茨基同志說：「工人所懼的非法西斯黨的力量，亦非激烈鬥爭之必要，而是領導在最緊要的時候不振作，浮薄，動搖」。史大林派一年以來在德國領導之錯誤，客觀上已大大地幫助了希特烈勢力之發展，國際反對派自去年九月大選以來，對史大林主義者不斷的予以警告，要他們對法西斯黨改變其輕薄的樂觀主義，必須與社會民主黨聯合，以堅決的態度進攻法西斯黨；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吸引社民黨的工人到共產黨的影響之下，這樣發展下去，不但希特烈黨不是德國工人的敵手，而且德國革命可以轉變到奪取政權的道路。可是反對派的主張被譏爲「機會主義」，史大林主義者仍侈談其「社會法西斯蒂」一直到最近七月三十一日國會選舉以前，巴本與希特烈之所謂反動，才驚醒了史大林主義者的迷夢，向社會民主黨乞憐，要求對法西斯黨取聯合戰線，前之「機會主義」又一變而爲「列寧主義」了！歷史的嚴重關頭到了，史大林主義者若能痛改前非，大膽的容納反對派的正確意見，而不是由右邊向左邊搖擺，則德國無產階級還有勝利的前途！無謂反蘇聯戰爭或二次大戰，都可以因德國無產階級之勝利而轉變爲革命戰爭！

八、一作

反對第四次進攻「紅軍」與我們的任務

『愈往東方，資產階級愈反動，愈卑鄙無恥』。一口道破東方即殖民地半殖民地資產階級劣根性的這句至理名言，在歷史的實踐中已有過不少的證驗了。這次「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中，中國資產階級底妥協，投降與出賣，更爲這句話多添了一份鐵證。

在「無抵抗主義」與「換湯不換藥的『長期抵抗』的名義之下，他們不但把整個的東三省出賣給日帝國主義，不但把全國工業經濟中心的上海拱手奉送給列強帝國主義共管，而且秉承諸帝國主義底意志，壓迫、屠殺革命的工農與青年；對南方幾省革命的農民，更不惜傾全國之兵，舉行其第四次「圍剿」，勢必殲滅之而後已。在這方面說，中國資產階級底反動與卑鄙無恥，實特出於其他任何國的資產階級之上。

二月革命後米留可夫與克倫斯基代表的俄國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工農之逮捕屠殺，未始不如現在中國資產階級之兇狠，然而在「保護祖國」的口號之下，俄國資產階級還稍能爭民族利益，則高出於中國資產階級萬倍以上；在一敗塗地兵臨城下的情形之下，俄國資產階級猶能與無產階級暫時的聯合，不惜背城一戰，號召全國民衆爲「祖國」而奮鬥。雖然俄國資產階級此種鬥爭是很暫時的、不徹底的，是欺騙工農來爲他而犧牲；但反觀現在的中國資產階級，即此亦不能做到！俄國資產階級勾結英法帝國主義，犧牲工農羣衆，其反動與卑鄙無恥已可謂至矣盡矣，而中國資產階級在過去對帝國主義一再妥協，在「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中，更把自己的領土拱手讓人，且爲帝國主義者掃除統治，侵略與剝削中國的唯一敵人——工農羣衆，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其反動與卑鄙無恥更是至極無以復加矣！

整蠅的東三省財富讓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之下的僞國任意宰割，東三省的中國人民讓日本帝國主義任意屠殺，眼見着已快近一年了，南京政府現在連過問都不過問，對於攫奪海關與郵權，只有發表一場與實際無關的空洞的反對宣言而已。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可以長期駐紮上海，甚至連上海都可以讓給帝國主義去共管，然而南方幾省爭取土地的與反帝國主義的武裝農民（即所謂「紅

軍」），却不可一朝留之。在這裏中國資產階級一舉兩得地盡了他們應盡的雙重任務：出賣民族利益而壓迫民族運動。

「九一八」事變激起的普遍全國的反日反國民黨運動，自始即未得到廣大工人羣衆底參加，而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之後，國民黨資產階級出賣東三省與上海的行為，未特未能使此反日反國民運動擴大和加深，反有暫時消沉的現象，以致「九一八」事變後逞現極端動搖的國民黨統治，又獲得最低限度的暫時的相安。在此種情形之下，國民黨資產階級爲要對帝國主義盡其最後的忠心，爲要對廣大的尚未發醒的民衆遮掩其出賣中國的事實，便與全國之師，開罪於爲爭土地的革命的農民。他們甚至把屠殺工農以綏靖美名與國難並列，無恥的朝秦暮楚的汪精衛，更把上海之役十九路軍革命士兵孤戰失援底罪過加罪於革命的農民，而全國的資產階級的報紙，亦異口同聲地狂吠「剿赤爲當務之急」，「倘共產政府可以優容，東北叛逆何獨不可援例」。這便是國民黨資產階級雖在「國難臨頭」頃間，猶敢舉行其屠殺政策而無所顧忌的根本原因。日軍犯熱河進兵榆關，雖在全國民衆狂憤之下，而國民黨政府却仍抱其變名不變質的「不抵抗主義」。南京電：「日侵熱後，汪會電蔣返京一行，共商應付，並傳蔣有日內飛京說。茲悉蔣在漢指揮各軍剿赤，進行殊順利，稍假時日，不難一鼓肅清。去歲督剿赤匪，已將告成，卒以浮變發生，蔣返京應付，致功虧一簣，坐視赤匪蔓延，讓成今日大患。蔣有察於此，即返京，俾剿赤得竟全功，安內攘外，可無後顧之憂」。這就是說，熱河甚至整個的華北都不妨送給日帝國主義，但南方農民却不能不屠殺淨盡！

在國民黨資產階級堅決的與全國之兵對南方武裝農民「圍剿」之下，「紅軍」勢力是否能完全消滅之而無餘，誠爲資產階級所希望，中國從此將無南顧之虞？

關於這一問題的答案，不特我們說這是資產階級底妄想，最反動的研究系所一手把持的北平晨報，也不得不承認：「吾人深知其產思想，決非武力所得剿滅……或謂澈底剿其為不可能，勞力傷財，終至淪亡。吾人固亦有同感」。是不但共產主義的思想已深入一般勞苦群衆底心窩，非武力所能得而肅清之，剿滅之，而且其產主義的既存的實力，如南方几省革命農民的武裝，一剿之亦無可能。資產階級報紙所承認的這一點事實，我們知道他們決非有意為「紅軍」吹噓，以挫其主人剿赤底決心，而幾年來的剿赤的歷史，使其不得不如此的承認耳。我們再看他們關於幾年來剿赤底結果是怎樣的估計：

「紅軍已由偏在江西湖南一隅而蔓延到長江上游的南北兩岸了，江西和湖北被侵佔的縣分幾乎有二分之一，雖然有些縣城還在政府手，可是四鄉却另在一種勢力支配之下；湖南省最近算只有湘東數縣和湘西的幾個小縣，其他還算比較清靜。可是福建省竟有了三十多縣脫離了省政府的掌握。豫南五屬和安徽西部的霍邱，英山，太湖，六安等縣的鄉村，遍處都是紅旗，遼遠的陝西四川境內也不免有他們的形跡」（新創造第一卷第四期）。

在同一文中關於「紅軍」的實力底統計：人數三十餘萬，步槍二十萬枝，機關槍幾千餘架，大砲七十餘尊……此種估計雖不能說是十分正確，但我們深信一點：就是資產階級不會為她的敵人吹噓的。

中國貧苦農民之要求獲得土地，要求從高利貸剝削之下解放出來，要求代表他們的利益與清償他們的痛苦的新政權，是十二萬分迫切地擺在他們的面前。他們為着實現他們的這種要求，便不得不採取革命底最後手段——暴動以與地方政權和軍隊直接衝突。國民黨資產階級縱能調盡全國大兵，把他們圍得水洩不通，

其結果也只是「勞力傷財，終至淪亡」；其實又何止於此，幾回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反革命軍隊中，也有部分的驕亂，甚至公開的譁變，兵士各個的成群的有時整連整營的（而且堅固整師的），帶着武器走到農民方面去」。農民運動波浪能够蔓延於全國各省並至現在爆發為一種特殊力量，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們也不必做樂觀主義者，像史達林的門徒們一樣，把中國革命整個的任務寄託在農民身上，寄託在所謂「紅軍」底武力上，妄想由他們來創造「一省或數省的政權」，由他們來完成中國革命底使命。史達林派把中國革命寄託在農民身上的領導，只是癡人說夢而已。無論農民底獲得土地與從高利貸剝削之下解放出來的要求如何迫切，無論他們的運動帶上的蘇維埃形式或蘇維埃名義如何濃重，無論「紅軍」底實力如何雄厚，但我們應該預先明白：在工業省份與政治中心城市，還沒有直接的革命形勢，廣大的工人群衆底階級鬥爭，還僅限於經濟的進攻戰，部分的仍帶有不少防禦性的今日，認為中國蘇維埃革命能在南方農業省份得到一省或數省的勝利，建設所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權，這不過是由另一方面斷送南方的農民運動罷了！

「必須預先明白了解：中國農民意識中籠統的蘇維埃口號，並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一般說，農民是不會先天的變成無產階級專政。惟有鬥爭的經驗，才能够使農民贊成無產階級專政，鬥爭的經驗從事實上對農民証明：農民的民主任務，除開無產階級以外是不能解決的」（托洛茨基）。

事實上我們看到，中華蘇維埃中央政權在瑞金成立了，蘇維埃招牌掛上了，所謂「紅軍」很久已組織成了，但農民運動仍舊不免於帶着十足的散漫性與地方性。並且我們深信，此種散漫與地方性將更因資產階級反革命軍隊底包圍，截斷，分割而更加劇。

則所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權者，不過徒具虛名而已。

幾次圍剿底歷史告訴我們：國民黨資產階級固然無力消滅幾省的農民運動。同時却也告訴我們：缺乏工人階級領導與援助的農民運動，在每次圍剿之下，總是要受到相當的打擊，運動本身發生暫時的停滯現象。無疑的此次圍剿能予九一八事變後乘機

發展的「紅軍」以相當打擊，最低限度，當以武力防止，在或種程度內，可使其不致蔓延滋長。須知「紅軍」遇到的此種危機，牠本身是無力解救的，至多牠只能保持牠的主要的實力。

此地我們更不能不說另外一個事實。現在南方幾省中所發生的事變，已很少帶有農民暴動性質，而多半是單純的軍事佔領，至少大多數的地方是如此。資產階級反革命軍隊所在的區域內的農民，無論對於軍隊，地方官吏，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的蹂躪，壓迫與剝削如何不滿，但我們很少見到他們直接起來暴動同反革命軍隊和地方政權衝突，只是紅軍所到之處，即「紅軍」佔領的區域內，農民經過一次的政治訓練，才有電醒。這一件事實對

於「紅軍」現在所遭遇的圍剿以及從此圍剿中打開一條血路，是非常重大意義的。因為「紅軍」現在要想打破這一難關，摧毀無數反革命軍隊底圍剿，不但需要所謂蘇區內的農民直接的援助與擁護，而且需要反革命軍隊所在區域內的農民直接起來暴動，同軍隊與地方政府衝突。

根本上動搖與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底統治，不是現在單獨行動與農民運動所匯合的力量。史大林的門徒們把黨的主力集中於所謂蘇區，遠離工業中心，鄙棄或輕視工人運動，顯然的是錯誤的。「農民運動縱然掛上了蘇維埃的招牌，仍舊是散漫的，地方性的，要使農民運動提高至全國規模，必須使爭取土地和反對軍

閩捐稅壓迫的鬥爭，與中國獨立和民族自決的觀念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之民主的反映，便是全權的國民會議。在這個口號之下，
×產黨先鋒隊才可以自己週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的城市平民，
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羣衆，以為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
（托洛茨基）

再說一遍，對於國民黨資產階級屠殺南方革命的農民，全國羣衆無疑的應起而罷工罷課罷課一致反對的，遭遇此種難關的「紅軍」自身是不能單獨解決這個任務的，我們的任務是在於集中我們的力量於工廠，作坊，工人區域，掀起廣泛的罷工運動，使農民在工人領導之下將力量聯合起來，使與土地鬥爭和反帝運動匯合起來，惟有如此，「紅軍」才能得到出路，革命才能推動！

十六。

日攻熱河與華北危機

流

(7)

國民黨政府對於九一八，一二八兩件事變的應付一貫是妥協，不抵抗，顯然對自己政權比較對國家的損失擔心些，所以在公開或秘密的外交路線中，甚沒有包含一點民族意識；直至今天，國民黨政府已完完全全的把牠對於民眾的責任具體的供出來：

「一言以蔽之，日本在滿洲之條約上所有一切權益，中國均以誠意完全承認，至於具體說明，今尚不能明言。」（汪精衛對日本記者的說話）

「……但今後日方若能示共存共榮之誠意，則國民政府當不辭與日方進行直接交涉！」（蔣作賓對日本記者的說話）

「最近南京政府在廬山會議之決定造成一具體議案作為滿洲問題之解決方策：

一，取消滿州國的獨立，使還原於事變發生以前的狀態，隸屬南京政府主權之下。

一，但右之主權，由於宗主權之觀念以滿州為一種自治的特別區域，置最高委員會為統治機關委員長任命在南京政府中，有中國國籍者，（二）南京政府承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上的權利」。（大坂朝日新聞七月三日載）

南京政府與這些卑鄙無恥的官僚政客，一年來所努力的只是怎樣可以趕快出賣東三省的利權，使東三省在名義上屬於南京賣國政府，暫時騙過民眾的耳目！同時這一件聰明的辦法，我們可以看得出，正反映着美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美帝國主義因為在世界經濟中有了絕大的權威，牠並不顧忌到平和的自由競爭，所以牠反對用武力獨占的方式來瓜分中國，牠一貫的對華政策便是門戶開放，公開投資。滿州事變以前是如此，滿州事變以後也不變更。國民黨南京賣國政府從錦州中立區，上海自由市以至現在對於東三省的名義保留政策完全是在美帝國主義這種意識的反映之下提出來的。

然而可憐得很，據大坂朝日新聞七月三日載的消息，我們知道國民黨賣國政府又爲了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拒絕這個提議而失敗了，據該報載：

「據報行政院長汪兆銘到北平與國聯調查團會見提出該案（按：即承認日本在東三省之權益一案），同時一方對於行將歸任之蔣作賓公使負予如上之重要使命。政府（按：即日本政府）對此解決案堅持絕對不同意之強硬態度，決定如左之根本方針：

（一）不問由任何方面提出作爲滿州問題之解決案的提案，萬一是依存於例如否定或漠視滿洲國儼然獨立之存在，想使之

還元爲舊形態，此類不合理之基礎上的方式者，則帝國政府斷乎排擊之；（二）帝國政府承認滿洲國之嚴然獨立存在，在適當機會中確立正式承認該國之決意，且正着着整理一切準備。此大原則乃確乎不動而且斷不變更者。」

跟着這次外交失敗而來的最惹人注意的事件，就是日軍進攻熱河。

（二）

實際上這是毫無足奇的，正如錦州中立區案給日軍砲火焚燬一樣，這一次「委曲求全」的提議，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熱河早在日本的「滿蒙」計劃中。

日本爲什麼要在此時進攻熱河呢？

第一，洛桑會議以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帝國主義者與蘇聯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了。歐羅巴的帝國主義者以英法爲主幹已在威脅美國與蘇聯的條件之下成立諒解，所謂「伸士協定」便是最具體的表現，至於東亞方面日本帝國主義自九一八以後無疑是反美反俄的急先鋒，現在又加上歐羅巴方面聯合戰線的刺激，更增強其戰爭的慾望與自信心了。國民黨賣國政府在這種情勢之下提出這種帶有濃厚美國金元意味的提案當然被拒絕，而進攻熱河當然在這種外交反應中加速進行。

第二，日本佔領東省以來，爲了上海戰爭與應付東北義勇軍所需要的巨量軍費都負在勞苦羣衆的身上，於是國內經濟恐慌不但不能減輕而且越發加深，生產合理化，生產統制，減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雖然不斷的進行，然而得來的結果則失業日增，革命的危機越大！加之以中國民衆抵制日貨的盛行，市場驟然縮小，這更給予日本資本家一個大大的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其軍事冒險政策，擴大佔領區域，把國內數千

整萬的失業者武裝移殖過來，因此日本帝國主義拒絕南京政府的提案進攻熱河更是必然的！

第三，日本記者與汪精衛的談話裏有這樣一句透露出來：「近月以來，佯稱抗日義勇軍者，以熱河為根據，肆意活動之事，爆發殆將不免。若有機會，進而罷免張學良，並以閻錫山代之，君意以為如何？」我們又看到張學良召集華北將領會議和用這個會議的名義所發表的一篇宣言，我們最低限度可以推測到中國軍閥間的關係已開始變動。一方面，南京政府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有起用閻錫山代替張學良地位的要脅，搖擺不定；另一方面，張學良已感到自己地位的困難，而且孤單。於是發起華北將領會議，企圖聯絡韓復榘造成華北軍閥大聯盟，來威脅南京政府的搖擺和閻錫山的野心。同時又發出宣言，用抵抗日本的名義，掩護其準備內戰的鬼臉。然而這件事情，無異於破壞日本帝國主義想扶助他的走狗軍閥（閻錫山）支配整個華北的計劃。日本帝國主義看出這一套把戲，同時又正想從速斷絕關外義勇軍與閩內民衆的關係，於是進攻熱河又成爲日本帝國主義所急不容緩的事情。

(三)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三種條件推動之下進攻熱河，事態將演成什麼樣子呢？我們可以想出幾種可能：（一）日本爲完成其「滿蒙政策」，必然要利用目前國際的優勢與南京政府出賣的決心，取得熱河支配華北，美國帝國主義對於日本當然更感到不能容忍的威脅，牠也許要屈服於歐羅巴各帝國主義之前，慘遭日本促成反蘇聯戰爭。（二）歐羅巴帝國主義的大聯合，德國法西斯黨的飛躍發展，日本內閣對共產黨之無情的摧殘，第三國際革命路線的錯誤，正增加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自信心。日本帝國

主義這次假如佔領熱河即反蘇聯的陣線更爲完整，而反蘇聯戰爭也許會因此加而速爆發！（三）日本這次進攻熱河的結果假如不連帶發生其他重要事變，即將使國民黨政府的無抵抗主義更完全的發展下去，因此中國民衆將要跑上更澈底的反帝反國民黨的鬥爭，推進革命的形勢。

(四)

然而我們需要特別聲明，因爲也許有些人要問：爲什麼華北將領都聯合發表宣言像下大決心的宣稱：「抵抗日軍到底」呢？這是十足愚蠢的疑問，這等於問：「蔣介石將軍爲什麼在九一八事變初時，裝成英雄樣子，向羣衆大哭大嚷，說要到東北做岳飛去，後來却一聲不發，低首簽訂上海和約呢？」一樣的無聊！華北將領聯合的意義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們並不是爲了抵抗日本，而是爲了內戰的準備，張學良對付閻錫山比較對付日本緊張一些，所謂抵抗到底，所謂民族戰爭，不是在國民黨軍閥官僚的領導之下可實行的。過去東北事變，上海事變已經證明過了。問題是在這裏，我們民衆將怎樣應付這件事變，我們民衆難道仍然沉默下去，讓他們任意擺佈嗎？不是的，我們應該趕快完成如下的任務：

(一) 民衆自動起來罷工、罷課、罷操、罷耕，遊行示威反對日本進攻熱河，同時立即組織義勇軍募捐隊宣傳隊，成立抗日期會，日貨檢查隊，發動民族戰爭與南方武裝農民（即所謂「紅軍」）和關外義勇軍相呼應驅逐日軍出境，收回東北，保守熱河！
(二) 第二次大戰特別是反蘇聯戰爭，將會在遼東發生，已是無疑的事情。中國民衆首當其衝，犧牲之大當然不可想像，民衆應該起來準備與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站在一條戰線上罷工罷課罷操罷耕及武裝起來反對戰爭！

(三) 蘇聯是幫助弱小民族的朋友，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我們應該絕對擁護他，我們應該立即罷工罷課抗租抗稅壓迫政府立即與蘇聯無條件恢復邦交，恢復經常的通商關係，援助東北義勇軍威脅，或破壞日本帝國主義反蘇聯的陣線，

(四) 中國民眾五六年來在南京賣國政府的軍事獨裁之下一切自由（抗日救國的自由在內）也被剝奪了，我們如果想無阻礙的完成上面三種任務，就應該同時起來罷工罷課罷耕罷稅，實現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打倒賣國政府，奪取抗日反帝的一切自由，走上第三次革命！

蘇聯發展的諸問題

一 國際反對派對俄國問題之政綱草案——

(甲) 蘇聯之階級性

蘇聯經濟與政治中之矛盾行程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之上發展。社會制度的性質首先由其財產關係來決定。土地，工業生產工具與交通工具之國有，加上對外貿易由國家獨占，構成蘇聯社會秩序之基礎。為十月革命所沒收的諸階級，和新形成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官僚中資產階級部份，欲恢復其對土地銀行工場鐵路等等之私有財產，只能經過反革命的政變。這些為階級關係之基礎的財產關係，在我們看來，決定了蘇聯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保護蘇聯反對國外的干涉和反對國內的敵人——從帝制派和往日的地主到「民主主義者」，門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

襲撃，是每一個工人，尤其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初步的和無容爭辯的義務。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不明和保留，實際是反映小資產階級極端急進主義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之間的動搖，是和加入國際左派反對派不相容的。

(乙) 經濟發展高速度之世界的歷史的意義

蘇維埃經濟現在之真正偉大的進步，其可能是由革命的變更財產關係所造成的，這種革命的變更成為有計劃的克服市場無政府之前提。現在蘇聯領土之上發展的經濟過程是資本主義下從未發生過而且不能發生的。工業化之空前的高速度，不顧不肖門徒領導之期待與計劃而向前進，永久的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雄偉力量。帝國主義者兇猛的反對所謂蘇維埃的「拋售」是他們不自覺的，因此是更真實的承認蘇維埃諸生產形式的優點。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落後性，分散性，野蠻主義根深蒂固的農村經濟範圍內也表現偉大的創造力量。無論後來有怎樣大的退却和畏縮，現在農村集團化的速度，只是在土地，信用，和產業國有而且是工人的領導作用之基礎上才有可能，它在人類發展中標明一個新時代，「鄉村生活之愚昧」消滅之開始。

就使歷史上所能想像的最壞的情形發生了，假使封鎖，干涉，國內戰爭推翻了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教訓，對於人類的將來發展必保存其一切力量。暫時被消滅了的十月革命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是完全有了存在的價值的，因此將來會再生。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最要任務，是在保證和鞏固十月革命，變它為世界革命的序幕，以塞住這一最不幸的歷史轉變之門戶。

過渡時期之基本矛盾

現在流行的宿命樂觀主義之官式學說，認工業化和集團化將來急速的發展之前途已有了保障，且會自動的引到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之完成，這種學說是完全謬誤的。

假使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必是和諧的，內部平衡的，因此是沒有恐慌的經濟，則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過渡經濟恰恰相反，其矛盾是遷集的，而且最深的和尖銳的矛盾還在前面。蘇聯不是如統治的更大林派小組織所說的已走進了社會主義，而是走進了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第一階段。

經濟的困難，相繼的恐慌，整個蘇維埃制度之極其緊張與其政治的痙攣，有許多矛盾為其基礎，這些矛盾各有其不同的歷史起源和相互間有不同的結合。我們試舉其最大者：

(一) 從沙皇資產階級的舊俄承繼來的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的諸矛盾，首先是城市與鄉村的矛盾。

(二) 俄國的一般的文化經濟落後性與由此辯證地生長出來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任務這兩者之間的矛盾。

(三) 工人國家與資本主義外國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國外貿易獨佔與世界市場的矛盾。

這些矛盾完全不是短時的，枝葉的性質，恰恰相反，它們中間最重要的矛盾之意義，在將來將更增加。

過渡時期的矛盾：工業化

五年計劃之實現，和無產階級從剝削者手中所奪的遺產之貧窮比較起來，將是偉大的進步。但是雖然第一次計劃得到了勝利，蘇聯還是沒走出過渡時期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是這樣的生產制度，它不是為市場而是為滿足人類需要，它只是在高度的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才可以思議。而且就每人所得到的平均幸福

說，蘇聯即在五年計劃之終了時，仍舊是最落後的一個國家。

要追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將需要好幾個五年計劃。同時最近幾年的生產成績，完全不能保障將來發展之不間斷。正是工業發展之急速，集聚起來了不平衡，一部份是從過去承繼來的，一部份是從新的任務之複雜而產生，一部份是由領導者方法上的錯誤與直接怠工的行動相結合而發生。以行政的鞭策代替經濟的領導，沒有一點認真的集體的覆核，必然地將錯誤深植于經濟之基礎中，而在經濟的行程之內準備新而又新的「難關」。被擠到內部去的不平衡，必然在下一階段回來，表現于生產工具與原料，運輸與工業數量與質量間之不協調，表現于貨幣制度之解體。如果現在的國家的領導者愈不能及時預見及它們，則一切這些危機所蘊藏的危險亦愈大。

過渡時期之矛盾：集團化

『完全的』集團化，即使它真正在最近兩三年內完成，完全不能說是取消了富農之階級。生產合作的方式，在技術的與文化的基本不充分的情形下，不能阻止小的商品生產者內部之分化，和從其間分出資本主義的成分來。為了真正的消滅富農，必須農業技術之完全革命和將農民變為社會主義經濟之下的工人與工業無產者在一起，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中之份子。但是這是幾十年內的前途。當個人的農民工具和其所有者之個人的或團體的利益佔優勢時，農民的分化必然地重新發生，正是在集團化相對的成功時，即是說在農業經濟的生產一般的增加時，此種分化愈要加強。若我們假設集團化與新技術在一起，大大提高農業勞動的生產率——假如不是這樣，則集團化在經濟上將無存在的理由，因此將不能維持下去——則馬上在現在已患人口過剩的鄉村將多出千萬

或二千萬以上的剩餘勞動力，即使是最樂觀的計劃之下的工業也是不能消納的。在一方面，剩餘的，即是說，半無產，半貧民的，在集團農業中找不着位置的人之人口增加；另一方面，富的農業集團之增加，和貧的及中等的農業集團以內的較富農民之增加，這兩方面的增加相應。領導者之近視，宣告農業集團天生的為社會主義的企業，使資本主義的農民成份可以在集團化運動中為自己找着最好的掩護，以便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更變得危險。

現在過渡時期的經濟成績，由此不是消滅基本矛盾，而是準備着它們在新的更高的歷史基礎上深刻的新生產出來。

過渡時期的矛盾：蘇聯與世界經濟

資本主義的俄國，雖然落後，已成為世界經濟中之不可離的部份。這種部份對於全體之依賴，蘇維埃共和國從過去繼承得來，如同承經國家的一切地理的、人文的和經濟的結構一樣。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所形成的一個國家自足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反映第一期，戰後程度極化的經濟復興的一時期，當它的世界的需要還未來得及蘇醒之時。現在為擴張蘇維埃輸出貿易的緊張的鬥爭明白的駁斥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幻想。對外貿易的數字，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計畫和速度，一天天的更加重要。同時，對外貿易的問題，或者說：在過渡的蘇維埃經濟與世界市場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還只是開始顯露其決定的意義。

學院的說來，在蘇聯的國境以內可以創造閉關的和內部平衡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走到這種『國家』理想之長久的歷史的道路或須經過鉅大的經濟變動，社會震動與危機。僅僅只將現在的收成增加一倍，即是說，使它與歐洲的收成接近，蘇維埃經濟即發生了如何銷售幾千萬噸農業生產品的巨大問題。解決這一問

題，以及解決同樣尖銳的鄉村人口過剩問題，只有靠急進的重新分配大量的人口於各種產業部門和完全取消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矛盾。但是這一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其自或身需要向世界市場取得空前之大規模的接濟。

最後的說來，蘇聯發展的一切矛盾，這樣可以歸納於孤立的工人國家與它的資本主義外圍之間的矛盾。一國之內完成自足的社會主義之建設的不可能在每一新階段上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規模日益增大和加深地產生出來。在這種意義上說，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歸於失敗，假使在其餘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還能存在一很長的歷史時期，只有那些相信資本主義之不可動搖或相信它的永遠的人才認這種前途是必然或認它為最可信的。左派反對派與此種資本主義的樂觀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但是它（左派反對派）同樣不能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相調和，這一理論是表示對資本主義樂觀主義之屈服。

世界恐慌和帝國主義與蘇聯間之經濟『合作』

對外貿易的問題之現在異常尖銳的狀態，襲擊了蘇聯領導機關關於不備，單因這一原因，它（對外貿易成為經濟計劃中混亂的因素。共產國際的領導，在這一問題上也表現其不中用。世界的失業使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間經濟關係之發展問題對於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為極重要的問題。在蘇維埃政府與共產國際之前有一異常之好的機會，在重要的與燃眉的問題之基礎上，吸引社會民主黨與無黨的工人使其認識蘇維埃的五年計劃，和使其認識社會主義經濟方法之優點。在經濟合作的口號之下，且有具體的政綱語同一的赤裸的誓言為莊重得多。歐洲與世界的有計畫的經濟的

問題可以被提出到空前的高度，這樣對於世界革命的口號給以新的滋養，共產國際在這方面幾乎一點事也未做。

當世界資產階級的連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報紙突然動員攻擊蘇聯的撤售時，各國共產黨都觀望着不知怎樣辦為好。當蘇維埃政府在全世界的視線之前找國外市場與利用時，共產國際的官僚宣佈與蘇聯經濟合作的口號為『反革命的』口號。這種可恥的胡說，似乎是特別陷工人階級於莫明其妙而製造的，乃為破產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之直接結果。

二 專政制度中的黨

經濟與政治間的辯証的關係

過渡經濟中之經濟的矛盾不是在真空中發展。專政制度的政治的矛盾，雖然最後的說來，是從經濟的矛盾中生長出來，牠們比經濟的危機對於專政的命運有獨立的意義，因此更直接的意義。

現在官式的學說認國有產業與集團農業之發展，自動的與不斷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種學說是腐俗的『經濟唯物主義』而非辯證的唯物主義之產品。實在，經濟底層與政治表層間之相互關係是複雜矛盾得多，特別在革命的時代。由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而生長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在產業國有和農業集團化以前的時期表現了牠偉大的力量。以後，專政依國內與世界的階級鬥爭之進程經過鞏固的與削弱的時期。不少的時候，經濟的是以制度的政治的削弱的代價換來的。正是這種經濟與政治的辯証的關係直接引起政府經濟政策之種種急劇的轉變，從新經濟政策開始到最近的集團化之變遷為止。

黨是武器，黨是進步的尺度

黨和一切政治機關一樣，最終的說來，是社會生產關係之產物，但是牠完全不是這些生產關係變更的自動的計算機。因其為無產階級的，在相當的意義說也是全人類的歷史經驗之凝結體，黨超出經濟的和政治情形之行市的和枝葉的變動之上，因此牠就有能預見，創造和抵抗的必須力量。

這一結論可以認為是不可爭的，即是說，假使專政在俄國能成功，而且以後能在最危急的時期支持住，這只是因為牠（專政）在布爾塞維克黨的身上有其自己的意識與意志的中心，這一結論可說是不可否認的。各種各色的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之不中用，以及最後的說來，牠們的反動性，正是因為牠們不了解革命政黨之決定的意義，尤其是在階級鬥爭最高的階段，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社會的矛盾無疑的，可以達到如此的高度，使任何政黨在牠下面都不能找出出路。但是黨如果削弱或腐化了，則甚至可以克服的經濟危機，亦可以使專政傾覆，這也是同樣正確。

蘇維埃制度與經濟的與政治的矛盾，在統治的政黨中交錯着。在每一相繼的危機之下，危險的尖銳性直接依賴于黨的情狀而決定。無論工業化與集團化本身的意義如何大，牠在以下問題之前退處於不重要的地位。這問題是：黨是否保存馬克思主義的明瞭的眼光，思想的團結，集體決定的意見和自我犧牲地為那種意見而爭鬥的能力。在此觀點之下，黨的情狀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情狀以極高的覆核，是牠（專政）的堅定之綜合的尺度。假使為了達到這些或那些實際成績，黨被謬誤的理論束縛着；假使黨的羣衆被迫的不能參與領導政策之決定；假使先鋒隊溶解於不成熟

的人羣之中；假使黨的幹部被迫屈服於國家的壓迫機關之前，則這表示雖然經濟上有進步，而專政的總結算是屬負的。

官僚機關之代替黨

只有瞎子，被雇傭的人，或被欺騙的人可以爲蘇聯統治者，爲共產國際領導者的黨，最後的被壓服和爲機關所代替之一事實。一九二三年官僚主義與一九三一年官僚主義之間的鉅大差異，表現於黨的機關對於黨的依賴最後的被取消了，以及機關自身之普勒西比特的墮落。（普勒西比特 *Preobrazhensky* 本是全民投票複決之意，用於此地是指官僚機關對於上級的決定，只有舉手或畫諾的意思——譯者）

現在黨內連民主主義的外形也沒有了。地方組織由書記去選擇和專制的改組。黨的新黨員是由中央下命令用政治上強迫服務的方法徵收的。各地方的書記由中央委員會指派，中央委員會官式的或公開的變成總書記的諮詢機關。大會任意的延期，代表由上層選擇，看他是否有擁護不能更動的領袖之表現。下層對上層之監督，其至於連影子也沒有了。黨員被不斷的教練得只有消極服從的精神。自動，獨立，堅毅，所有這些成爲革命家性格的特徵均被壓倒，摧殘和踐踏在脚下。

在機關中無疑地有不少的誠實與忠誠的革命家。但是列寧以後一時期的歷史——一串的愈趨粗野的對馬克斯主義之僞造，無原則的權術和肆意的對黨嘲弄——在機關中，若不是有聽話的和準備做一切事的官僚一天天的佔優勢，則是不可能的。

在虛假的全體一致主義之掩護下，心口不符的現象浸潤了整個黨的生活。官式的決定是全體一致通過的。同時黨內的各層爲不調和的矛盾所侵蝕，這些矛盾尋求自己間接的表現。別塞多夫

斯基們在跑到敵人陣營之前夕，主持清黨驅逐左派反對派的事。布魯門金們被槍斃而代以亞格貝可夫們。西爾左夫被任爲蘇俄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代替「半叛徒」的賴可夫，不久西爾左夫又被控爲進行反黨的地底工作。里亞贊諾夫，黨的最重要的學術機關之首腦，在極鋪張的生辰慶祝之後，被控爲反革命密謀的參加者。有經過格別烏（蘇聯偵探警察機關——譯者），門斯基們與亞戈得們在那裡教育出亞格貝可夫們（註）。

（註）別塞多夫斯基 *Bessedovsky* 任蘇聯駐巴黎使館代理人，曾幫助從黨的小組中，肅清左派反對派的工作。最近他完成了他的叛徒行爲，從布爾塞維克主義投降到反革命方面去，爲全世界報紙所宣傳一時。布魯門金 *Brunski* 革命的國內戰爭時代之英雄。因其曾往君士坦丁訪問過托洛斯基，在一九三〇年爲格別烏（G.P.U.）在莫斯科所槍斃。他是格別烏的職員，任近東的秘密工作。他的職務爲史大林派的僱傭亞格貝可夫 *Agabekov* 所代替，但他剛就職不久，即公開地攻擊布爾塞維克主義，加入白衛軍陣營裏去了。——英譯者。

一個蒸汽鍋即使被人粗野的使用，也能長久的做有用工作。但是汽壓表是精細的用具，假使將它擊撞，很快就被毀了。汽壓表失去作用時，最好的汽鍋也容易爆炸。假使黨只是決定方向的武器，如汽壓表，或船上之羅盤，在這種情形之下，牠被弄壞就有很大的災害威脅。但此外，黨還是統治的機體中最重要的部份。由十月革命所製造的蘇維埃蒸汽鍋，在壞的機匠之下也能作龐大的工作。但是只是一汽壓表的壞掉，即表示全部機器常有爆炸的危險。

黨在社會主義之下凋亡嗎？

史大林派官僚的辯護士們有時企圖將官僚的取消黨認為是黨溶化於階級中的進步行程，解釋為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之成功。

在這些理論的努力中，文盲與胡謬互相競賽。說到黨之溶解於階級中，只是說階級矛盾之減弱，政治的消滅，各種各色的官僚主義化為烏有，而且是社會關係中強制作用減少的行程之另一面。然而現在在蘇聯及其統治黨中所發生的那些行程，在許多關係上說，是與以上所說的諸行程性質相反。強制的紀律不僅設有消亡，而在現階段期待它的消亡是愚蠢！恰恰相反，在社會與個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異常殘酷的性質。黨與階級之有組織的參加政治實際上等於零。官僚主義的放肆不知道止境。在這些條件下，將史大林派的機關專政認為是黨在社會主義下的凋亡，這是嘲笑專政與嘲笑黨。

布蘭得勒對於普勒西比特的官僚主義之辯護

中派的右的同路人，布蘭得勒派，企圖認史大林派官僚的窒息黨為正當，以工人羣衆之『缺乏文化』為理由來解釋，同時，這點理由却沒有阻止它（布蘭得勒派）承認俄國無產階級在一國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可厭的獨占權。

俄國一般的經濟與文化的落後是無疑的。但是在歷史上，落後國家之發展是綜合的性質！為了戰勝自己的落後，它們（落後國）不得不在許多範圍取得和發展最先進的方式。無產階級革命之科學的學說為十九世紀中葉落後的德國的革命家所創造。正因其落後，德國資本主義在以後凌駕了英國與法國資本主義。落後的資產階級俄羅斯之產業是世界上最集中的。俄國幼稚的無產階

級第一個在行動表示總罷工與暴動之結合，第二個組織蘇維埃與第一個取得政權。俄國資本主義落後不妨碍，而且恰相反，能够教育出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遠見的無產階級政黨。

布爾塞維克的黨，是革命階級在革命時代之精華，它在其歷史中最緊急時期所遇的都是豐富的和風暴似的內部生活。誰敢在十月以前或革命以後的初年以俄國無產階級『落後』為理由來保護黨內的官僚主義！然而自奪取政權以後所發生的工人一般文化程度之無疑的提高，其結果不是使黨內民主主義發展，反而引導它到完全消滅。藉口從鄉村出來的工人潮流，一點什麼也不能解釋，因為這一因素，永久是在發生作用的，而且鄉村文化的水平線：牠不能為了增加黨員而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布蘭得勒的擁護者普勒西比特的官僚主義，是根據於工會主義的而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觀念去了解黨，此種辯護實際說來是為自己辯護，因為在中派墮落得最利害之時，右派即是它的最可靠的支撐者。

何以中派官僚得了勝利？

爲了要照馬克斯主義去解釋，何以中派官僚得了勝利，何以爲維持其勝利，牠不得不統殺黨，我們不應從無產階級的抽象的『缺乏文化』出發，而應從階級關係對比的變更與各階級的情緒變更出發。

無產階級自從在革命與國內戰爭的數年中，抱着偉大希望與不可避免的幻想英勇的竭盡了力量以後，不得不經過長久的疲倦，精力減少和一部份簡直對革命結果失望的時期。依着階級鬥爭的法則，無產階級中的反動，就是城市與鄉村間的小資產階級層，在國家官僚中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

上，大大鞏固了自己）中間喚起了極大的希望與信心。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暴動的失敗，一九二三年德國無產階級的不光榮的失敗，一九二四年愛斯多尼亞的暴動失敗，不忠的消滅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之被叛賣，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之失敗，以及與這一切災難有關的資本主義穩定——這即是中派反對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鬥爭的世界背景。對『不斷』革命，實際是對世界革命之攻擊，不能進行勇敢的工業化和集團化的政策，倚賴富農，在殖民地同『民族』資產階級和在宗主國同社會帝國主義者聯盟——這是中派官僚與特米多力量聯盟的政治內容。中派的機關寄託於變得有力的和放膽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官僚之上，利用疲倦的，失去方向的無產階級之消極和全世界革命之失敗，在幾年之內擊敗了黨內革命的一翼，即左派。

盤旋的路線是官僚在各階級間隨風轉向的

政策

官僚機關之政治盤旋不是偶然的。這些表現官僚對於對立的階級力量之適應。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的路線，假使不管那些局部的動搖，可稱為官僚國內在富農前，國外在世界資產階級和它的改良派代理者之前的半降服。史大林派當感覺到了無產階級之繼長增高的敵視，和看見他們已爬到邊上的特米多深淵之底，於是趕快的向左跳。跳躍之急劇與虛驚的力量相應，他們隊伍中的虛驚，是他們自己政策的後果——為左派反對派所暴露——所引起，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的路線，假使又不管不可免的動搖和後退，則是官僚企圖迎合無產階級，然而既不放棄它自己政策的原則基礎，而且主要的，不放棄自己的全部權力。

史大林主義的盤旋指出官僚不是階級，不是獨立的歷史因素，只是服役于人的力量，是各階級的執行機關。左的盤旋指示出，雖然以前右的路線走得很快，這種路線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發展的。但是官僚同時不是消極的只反映一階級的暗示之機關。雖然不如許多官僚的腦袋所幻想的那樣，以為他們有絕對的獨立，然而統治的機關，享有很大的相對的獨立。官僚直接把握有國家權力，高居于諸階級之上，在諸階級的發展上蓋上有力的印記，即使牠自己不能成為國家權力之基礎，它是可以用自己的政策異常幫助政權由一階級過渡到另一階級之手。

隨風轉向的政策與無產階級政黨之獨立活動

是不相容的

在官僚們看來，保存自己的任務重于一切的任務。牠的一切轉變是從保存自己的獨立，自己的地位與自己的權力之努力直接出發。但是隨風轉向的政策，需要有行動之完全自由，和那有自己活動，習于監督和要求報告的黨是不相容的。由此即發生暴力的破壞黨的意識和自覺的散佈混亂思想的制度。

富農的路線，門雪維克——怠工者的工業化與集團化的計劃，與拍塞爾，蔣介石，拉弗勒特，拉第其的聯盟，創造農民『國際』，兩階級政黨，口號，——這一切都稱為列寧主義。相反的，工業化和集團化的路線，黨內民主主義之要求；在中國提出的蘇維埃的口號；以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義反對兩階級的政黨；揭破農民國際，反帝聯盟和別的許多普推姆金村（註）之空虛與虛假，這一切都得到托羅斯基主義的讚美。

（註）普推姆金村，Lenkin Village，——普推姆金是卡

塞林大帝下之國務總理。當女皇在到國內某地方游玩之先，普推姆金一定要在路上建立模範村，以証明俄國農民的優越為富裕。普推姆金村因此成了流行的名詞。

——英譯者

自一九二八年的轉變以來，假而具重新遭遇，但是假而具的跳舞沒有停止。在中國反革命奏凱時期主張武裝暴動和蘇維埃；用行政的鞭子在蘇聯進行冒險主義的經濟速度；兩年之內，『消滅富農階級』；不顧時間與空間，拒絕與改良主義者聯合戰線；拒絕在歷史上落後國家採用革命民主口號；在經濟活躍時提出『第三時期』，——這一切都是從現在起被稱為列寧主義。相反的，要求適應工人的力量與需要之現時的經濟計劃；反對于農民的農具基礎上消滅富農的政綱；以馬克思主義分拆全世界及各國的經濟與政治行程，來拒絕『第三時期』的玄學，——這一切都是宣佈為『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

官僚的化裝跳舞兩時期之思想的聯系仍然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即蘇維埃官僚之基本憲章，官僚們持此憲章放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上面，預先是認牠的一切行動，轉變，錯誤和罪惡，認為神聖。

黨的意識之網是很慢的造成，而且要用馬克思主義估量已走過的道路，分拆背景之變更，和提出革命的預斷來不斷的革命的革新。沒有不倦的批評的內部工作，黨必然的走到衰落。然而官僚的保存自己的鬥爭，排斥今日的政策與昨日路線比較，即以一盤旋考核別一盤旋。統治的小組織的良心愈不干淨，它愈變成巫婆之流，說雙關的語言，要求被承認為百無一失的老卜者。一切黨和革命的歷史都發用以迎合官僚自己保存自己之需要。神話之上又堆積神話。馬克斯主義的基本真理被斥為乖離。由此，過去

八年在諸階級中間盤旋的行程中，黨的意識的基本的網一天天的愈被踏踏與撕碎。行政的摧殘更補足其餘。

黨內的普勒西比特制

官僚戰勝黨殺死黨以後，不能允許在自己的行伍中有不同意見，任其訴之于羣衆以解決爭論的問題。牠需要經營的伸展機關，政治的首長。一切機關被選擇以環拱于『首領』之周圍。普勒西比特的機關制度是這樣形成的。

邦拿巴特主義是資產階級克服人民羣衆暴動的形式之一。將現在的蘇維埃制度與邦拿巴特主義的社會制度視為一物，如參考基所做的，這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自覺的在工人之前將二者的完全不同的階級基礎隱瞞了。然而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說史大林的機關之普勒西比特的腐化已經完成，或者說邦拿巴特主義治理黨的制度為國內邦拿巴特制度的前提之一。新政治秩序不是從無中生出的。取得政權的階級當革命或反革命政變時，總是現存的那些分子中創造牠的統治機關。門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所領導的蘇維埃在克倫斯基時是資產階級制度的最後的政治源泉。同時蘇維埃為布爾什維克奪得以後是準備着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心。現在的蘇維埃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官僚的普勒西比特的變形，同時，又是邦拿巴特主義潛伏的武器。在機關的現在機能與其可能的機能之間，必須要流國內戰爭的血。但是勝利了的反革命正在普勒西比特機關中找着最可貴的分子建立自己的統治，而且假如沒有機關之決定的部份站在資產階級一邊，反革命的勝利亦是不可思議。這是史大林的制度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主要的危險。

安德萊民尼在巴西命拿被捕

在逮捕的浪潮普遍了西班牙的今天，安德萊民尼同志，西班牙左派反對派的領袖又是著名的共產主義者已與二十個其他的反對派同志給警察闖入蘇維埃報辦公室——我們在西班牙的辦公機關——裏逮捕了。當罷工運動為野火一樣橫亘於西班牙全境的時候，政府就想陷害極自覺的前衛分子來破壞工人革命運動，而這次壓迫正加在反對派身上，使史太林主義者驚惶失措。

我們又從墨德列得到這個消息，我們的同志亨利拉克羅一個堅苦不拔的戰士，在五月九日又連同亞爾拔妥和衣珍尼亞等同志

給 *Catholics and priests* 的衛隊捉去了。

我們的同志在張貼西班牙反對派週報蘇維埃重新出版的時候被捉了。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資本家階級並沒有被史太林派的醜惡的誹謗所迷惑或欺騙，而放鬆對反對派的壓迫。西班牙反對派為了共產黨聯盟而站在最前線與資產階級鬥爭；「德謨克拉西」的反動勢力想壓制他們的力量，於是為了阻止他們的刊物出版，就不得不拘捕他們的戰士。但這是不會奏效的。

我們的同志害病已很厲害，但他們還是被拘禁在一個極悶饑的土牢中，不通消息，沒有光線，沒有牀鋪，沒有食品已經三天了。*Eugenio Fernández* 同志的熱病已經達到一百零四度了。我們同志要求一個醫生去診病也被拒絕。沒有一點東西來供他們抵抗酷寒。後來我們的同志都被隔離開了。實際上他們被捉的時候連訴告的手續都不會經過，這就是資本家給「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者的待遇。

但『國際赤色互濟會』，按該會為史太林領導之下的國際組織幹些什麼呢？一點沒有！國際赤色互濟會和他的機關報在侮蔑反

對派，中傷托洛斯基同志是一等的腳色；但對於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同志給資本家摧殘，他們連一個手指也不會伸。同志們！你們在赤色互濟會的機關報『勞工防衛者』(«La Ora Deo»)上面曾讀過一篇論文說是反對這些加在中國、越南、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等寄地左派反對派同志身上的白色恐怖麼？沒有，你們讀過的只是些可耻的誹謗攻擊『托洛斯基主義者』吧了！

『國濟赤色互濟會』西班牙支部已經放棄我們的同志了，不過我們還要訴之於本地的國際勞工防衛局而且質問牠：你們為甚麼不喚起無產階級來反抗這種恐怖，以援救階級鬥爭的被難者呢？為甚麼你們在你們的機關裏談到我們的同志 *Juarez* 和 *Terrazas* 一西班牙共產主義的勇敢的戰士——入獄的事情便躊躇顧忌呢？

但我們反對派同志，為了保護我們下獄的同志們，是必然要聯合全體共產主義者的！

在西班牙經過一個事變過去的暫時安靜之後，一種新的有力的罷工運動爆發起來了。*Madrid* 城的總罷工正在繼續進行，根據最近報載，好像發展到交戰狀態了，巡警和衛隊都實彈警戒。*S. S.* 地方政府宣布焚燒兩百零兩間教堂來恫嚇。我們在資產階級的報紙裡找到一點不完全的報告：*Madrid* 城的工業都幾乎全部停工了。牠的效果在於驅逐罷工工人，由拿兵士武力防守麵包店這一件事實，就可以證明了。

同時這種最新的騷動不限於本地。在 *Cartagena* 這個地方罷工工人與巡警已經發生正面衝突了。在這個城裏車輛，稅務局，船場，和飛機廠都為了這次罷工陷於潰散的狀態了。

在和 other 地方都發生一種同樣性質的騷動。這次罷工運動的反響，已經一直波及到 *Alicante*，因為該地羣衆反對逮捕工團中的工人而舉行罷工，已發生了槍殺事件。

又一個報告，君主立憲黨黨員共謀復辟恢復 Alfonso 爲王，我們雖推想到這種企圖的可能，可是我們仍有點懷疑。

西班牙在去年曾經過一個革命高潮時期。最初阿爾芳梭西王還未退位時，許多小資產階級政黨及史太林派一起都認為西班牙革命須是一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料西班牙資產階級並沒有經過流血暴動而居然得了政權，頒布了極左的民主政綱，這使得史太林派驚惶莫名：為什麼不經過暴動——最多只是一個政變——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已經過去了？同時在大罷工過程中史太林派不主張成立蘇維埃，因為史太林主義只主張在暴動前夜才去手忙腳亂的成立蘇維埃；但是西班牙的左派反對派則在大罷工過程中就成立蘇維埃，即罷工委員會的轉變物。結果，少量的西班牙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居然得廣大工人的擁護，而且左派的基礎也突然發展了起來。目前，西班牙雖沒有革命高潮，但照托洛斯基同志在幾個月前的估計，革命是在前期的形勢當中。西班牙反左派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主要敵人，已不是史太林主義者而是『托洛斯基主義者』！上面的西班牙通訊，就是最近西班牙革命鬥爭的消息，將來如有篇幅，當登載西班牙革命的詳細經過及教訓，以喻革命戰士。

(記者附註)

本社啟事

一、本刊第一期因校對人員太疏忽，不小心，以致錯字百出，尤其是第一篇托先生的重要文章，錯字更多，同時又因本期空白有限，錯誤修正表又未能全部排印，只好望讀者細心去看，這是特別向讀者抱歉的。又本期因印刷問題，未能及早出版，這也是對讀者不起的地方。

二、本社預備每期都轉載有托先生的重要革命文件，本期托先生

的蘇聯問題，下期可能登完；以後且將此文出單行本，特向

讀者預告。

三、本社係一些窮苦革命青年所組織的，經費殊感困難，更希望愛好本刊的讀者，如能給以物質上的援助，那是感激莫忘。

第一期勘誤表

頁數	上 下	截 行	數 字	字 數	誤	正
4	3	3	3	3	1	未
5	3	3	3	3	左派政府的	『左派』政府的
6	3	3	3	2	二十	個『按步就班』
7	3	3	3	2	六	大概
8	3	3	3	1	無	『按步就班』
9	3	3	3	1	也許	政治結論來
10	3	3	3	1	一	有危機性
11	3	3	3	1	十九	的群衆
12	3	3	3	1	十九	在美國無產階級
13	3	3	3	1	一	的工人羣衆
14	3	3	3	1	十七	級
15	3	3	3	1	十七	在美國無產階級
16	3	3	3	1	十八	的工人羣衆
17	3	3	3	1	二	級
18	3	3	3	1	因由於	在美國無產階級
19	3	3	3	1	一	的工人羣衆
20	3	3	3	1	十九	級
21	3	3	3	1	五	有力的階級
22	3	3	3	1	一	可以相
23	3	3	3	1	九	可以相
24	3	3	3	1	五	有力的階級
25	3	3	3	1	大半多	有力的階級
26	3	3	3	1	七	大半將
27	3	3	3	1	四	假如日本
28	3	3	3	1	四	假如現在日本

(19)

介紹托羅斯基先生的重要文獻

(此表只是將扼要錯誤，簡單的修正了——編者)

二四三
一一七

十二十三、取之政權勢

十一
十八
却到了
的手中

人類總是敵人總是

二十 三 的勝麼？

二十 三 的優勝麼？